

从“同年”说到“圈子”



今日论语

日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其中特别提到,学员在校期间及结(毕)业以后,一律不准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不得成立任何形式的联谊会、同学会等组织,也不得确定召集人、联系人等开展有组织的活动。不得利用同学关系在干部任用和人事安排以及子女入学、就业、经商等方面相互提供方便、谋取私利。

这是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又一项新规定,是对中央“八项规定”在改变学风上的具体落实。

在干部培训毕业后以同学名义

搞小圈子,是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遗风。在科举考试同科中试者,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同年”。唐代同榜进士称“同年”,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进士)俱捷谓之同年。”元代萨都刺《送郑天趣进相入京》诗:“同年若问依消息,为说愁来奈病何。”同年进士,多了一层套近乎的关系。

“同年”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圈子”。圈子,又名朋党。这是科举制度造成的特殊人际关系。科甲朋党的产生便是利益结合发展到极至的典型。一旦以同年为名,结成“圈子”,互相提携,互相吹捧,打击异己,结党营私,徇私灭公,在所难免。雍正曾写《御制朋党论》一文,反对一切由同年结成的朋党:“师生同年之联络声气,

徇私灭公,惑人听闻之邪说,其害于世道人心者更大”。尽管危害甚大,但同年朋党之风与科举制度相始终,不能由一个皇帝的打击便销声匿迹。

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因由各级党校毕业或参加各种教育培训,形成了一种新的“同年”关系,受到科举取士由“同年”演化为“圈子”流弊的侵袭。这种“小圈子”,以同年为基础,以权力为纽带,以牟利为目的,成为一部分人组合起来的利益集团,组成一张“升官网”、“利益网”、“保护网”。这种“小圈子”一旦形成,会破坏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选人用人上很难体现公平公正,在经济上会成为别有用心者牟取非法利益的突破口。在某些腐败案件中,出现的“串案”、“窝案”等,也显现了“小

圈子”的危害。

“小圈子”开始是人际关系庸俗化,发展到后来,会异化为政治投机、经济犯罪。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中组部提醒干部不搞小圈子,是对广大干部在政治上的爱护,防止领导干部少犯或不犯许多错误。

朋友相处好,“圈子”不能搞。一个“不准”,四个“不得”,规定明确,实实在在。“决定”对违反规定的在校学员,牵头人予以退学处理,参与者予以通报批评;对结(毕)业后的学员,由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决定”如能落实,将有利于对官员起到规范行为的作用,有利于约束不良学风和预防腐败。

要建设机会公平的制度

新民网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主席习近平 17 日发表讲话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经济在无数国人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中国人也越来越有实现百年强国梦的自信。但这样的自信如

果不能和公平竞争的机会均等联系,就会破坏宝贵的改革共识。如何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已经成为改革急需突破的制度瓶颈。

要建设机会公平的制度,首先要直面腐败问题。一段时间来,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等现象,造成市场规则的扭曲,导致普通公众发展取向的扭曲。要纠偏,需从制度入手,把权力装进法治的笼子,把腐败的寻租空间转变为透明的规则与制度,让人人公平竞争、各展所长。

还要为人民自主创造发展提供

制度空间,克服“政府包打天下”的惯性思维。改革开放的实践早已告诉我们,民间自有活力在,人民群众才是最有创造力的发展主体。因此,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同样应该充分相信民间的智慧和活力,应通过协商民主、人民民主、党内民主,不断拓宽人民参与重大决策的渠道,通过保证权利公平,来消解既得利益者的改革阻力,为人民各尽其能扫清障碍。

(新民网评论员,网址 www.xin-min.cn)

新民新语

霍乱时期的爱情

华心怡

“我对死亡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霍乱时期的爱情》,洞穿一段不可思议的爱情,又穷尽爱情的不可思议。

这个烂俗,却始终高尚的主题,让马尔克斯抛开了魔幻现实主义,没有《枯枝败叶》的荒诞,也不见《百年孤独》的叛离。漫思,铺陈开来,只悉严肃与分寸。马尔克斯式的循规蹈矩,留下一部爱情的救世宝典。自我放逐,但永不分离的爱情,被一面代表霍乱流行的黄色旗帜护送,拒绝整个世界。马尔克斯说:“希望从这里,人们能够看到生命的伟大力量。”

在今天,我们也经历着“霍乱时期的爱情”。

网络上,爱情被量化。丈母娘的“择婿十标准”、“恋爱起步价”显山露水,男士们遭遇“雷击”。近日,“全国 80 后女生录用老公统一试卷”更是新鲜出炉。简答题、论述题、操作题外加作文,将中国式爱情中的种种“严苛细律”一网打尽。婚礼资费,房产归属,附带丈母娘的地位,好老公炼成标准……统统需要详细解答。末了,煮夫们当自备食材,亲力亲为烹饪一桌家常菜,是为理论联系实际。

试卷一时成为流行指标,男同胞们见面:“你交卷了吗?”女同胞们聚会:“他及格了吗?”

但凡试卷测试,都备有统一答案。这些答案,已被社会基本认同标准化设置。在满足既定的条件之后,才可以去爱,可以去婚,可以去共度一生。而另一条婚恋规则是:宁愿一群人狂欢,不愿一个人孤单,谁都不想被剩下。

如是种种,适龄人耳濡目染,心怯之,但亦步亦趋。坐标原点,那个单纯的“爱”被淡化,被遗忘,成为被抽离的象形符号。

以尺量出的爱,用秤估出的情,多经不起推敲。上层结构的条条框框一旦断裂,多是毅然决然的孔雀东南飞。流水线上统一制造的爱情,总是那么容易被介入,那么容易被放弃。

患上了淋巴瘤的马尔克斯接受化疗,老年痴呆症加剧。他无力提笔书写,他也不再记得曾留下的文字。而我们,正享受这个世界物质的给予,同时又为物质所吞噬。无论是否能逃出框架与限定,有多少人会试着暂时抽离尘世,探向人性深海,且问一句:我对死亡的唯一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



败下阵来

本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已正式施行,可噪声的管理者叹“苦经”,他们对噪声的制造者并无处置权,不少地方噪声依旧。

杜建国画

博物馆要不要卖票?

方翔

75 元和 21 元人民币)每月的第三个周一都向 18 岁以下者免费开放,每天 16 时以后,学生和退休者可免费参观;巴黎的卢浮宫每月第一个周日和国庆日免费开放,且每周五 18 时以后对所有 26 岁以下青年免费开放。

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美术馆也是当地的著名景点,因此在门票的收费上既要保证创收,又要国民能够接受,因此呈现出内外有别的特点,以埃及最著名的开罗埃及博物馆为例,30 年来,票价对国民和阿拉伯人从 1 英镑提高到 2 英镑,再到现在的 4 英镑;而对外国游客提价更多一次,从 10 英镑,提高到 20 英镑、40 英镑和 60 英镑(英镑与人民币汇率近乎 1:1)。

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馆藏资源,如

一些博物馆、美术馆,却出现了参观环境大不如前的情况。一些观众漠视馆内规定大声喧哗、随意触摸展品,很多观众不懂得如何欣赏艺术品,也不了解看展览的基本规矩,使得优雅的欣赏环境荡然无存。

免费开放只是前奏,如何让观众在博物馆、美术馆里不仅仅是看热闹,而是系统了解某一时期的美术作品,真正提高公众文化素养,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让门票重新“登场”,无疑是一个不错的策略。海外很多著名博物馆每周或每月都设有固定的免费开放日或免费时段。例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成人票 25 美元)每周五 16 时至 20 时可免费进入;俄罗斯著名景点克里姆林宫(成人票和学生票分别约合

自由谭

《海上画派(1840-1920)——上海博物馆绘画和书法作品展》近日在巴黎市立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虽然全价票达到了 7 欧元,但仍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观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可以享受半价票的群体中,除了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者,还有 14 至 26 岁的青年人。

塞努奇博物馆是法国第二、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其长年对外免费开放,允许拍照。除了长期陈列品外,还经常举办临时性展出活动,并对于其中的一些展览收取门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继 2008 年国内博物馆迎来免费开放的大潮之后,美术馆免费的大门也在 2011 年被开启。按照文化部、财政部的意见和部署,到 2012 年年底之前,各级美术馆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门票没有了,原本应该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然而,在现在的

新民随笔

多看些
艺术电影

张晓然

艺术电影在国内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且不说《萧红》的艺术质量如何,起码先让观众有机会观看,再下定论不迟。但自称熟悉市场的影院经理们,吃准这部艺术片没票房,连排片都不排。

年初,喜剧片《泰囧》卖了近 13 亿票房时,我曾经为“中国观众终于欢笑了”而叫好。可是动作片《十二生肖》超过 8 亿票房,搞笑的《西游降魔篇》冲向 12 亿票房,而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伊朗艺术电影《一次别离》只有 400 万票房时,我警惕了。人们的口味大多转向娱乐大片,我们的观众真的只会笑,而不会思考了吗?

电影,是最具精神感染力的艺术品种之一。电影史上名垂千古的基本都是艺术电影,如《飘》《偷自行车的人》《马路天使》等。就是好莱坞的所谓大片,也多具有深刻的艺术人文内涵。当然,国产艺术片遇冷的原因有多种,艺术质量不高,是人们最常挂在嘴边的批评。就算《萧红》值得商榷的地方很多,但最近上映的进口片《艺术家》《悲惨世界》呢?质量上乘,不也逃脱不了票房悲惨的命运吗?

是观众在商品社会里,欣赏变得平庸了?影院经理视票房为唯一,而又将大众引向平庸?总之,以刺激感官、娱乐至上为主的影片正大行其道。

我还想举音乐欣赏同样窘迫的例子。去年有人问上海的爱乐者有多少?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勇博士回答:6500 人。相比高雅音乐,流行音乐的歌迷无以计数,一个歌星演唱会,会引来万众痴迷。有人说这没有可比性。但能引发人们对人生、对世界进行深邃思考的经典音乐乐迷,没有与经济同等取得明显的增长,是事实。

对艺术电影的兴趣,是要逐渐培育的。这些年,上海的几家剧院都开办了公益性音乐讲座,目的就是寻找和挖掘经典音乐爱好者的“新面孔”。而培育艺术电影的影迷,场所在哪儿?机构在哪儿?这些年,电影界的有志者一直在苦苦寻求创办艺术影院的途径,但最后都因为资金短缺等无疾告终。

我真的担心,艺术电影因观者寡,进而摄者少。恶性循环下去,我们的大银幕越来越多,却全是恶斗、傻乐。没有艺术追求的大众电影文化,会将观众引向何方呢?